



有一年，小黑與小胖被捕狗隊抓走了，由卓浩右同學把他們打晶片之後領回。那一陣子，小黑回來後非常的沒有安全感，總是黏著照顧他的浩右。也不願意呆在系館外頭，浩右到咖啡館唸書的時候，也硬是跟著浩右進去。當時，大夥花了好多力氣，誘騙開小黑的注意力，然後浩右躲起來拔腿狂奔，不過小黑也不是省油的燈，當然也是拔腿狂追。小胖的反應就不一樣了，小胖顯然完全不知道收容所是怎麼一回事，在收容所吃好睡好，回來之後，也當作沒事狗一樣，繼續的吃好睡好。繼續在系館門口欺負松鼠，攤開肚子睡覺。對小胖來說，所謂的人類，就是負責餵食跟按摩肚子的僕人吧。唉，怎麼這麼可愛呢。

之六

剩下的，70周年的時候再說吧。

望妻崖

陳泰穎（人類學系B87105032）

這是一個小小的，發生在洞洞館，關於愛的故事。

1998年，我18歲，糊里糊塗地踏進了臺大人類學系。沒有真正戀愛經驗的我，很快地和同班的A君成為無話不談的好朋友。因為我們的成長背景相似，可以理解對方生命中的苦與痛，因

此，儘管她已經有男朋友了，但我們仍然會花時間相互陪伴、相濡以沫，把心底面最難以告人的秘密彼此傾吐。

於是，我發現我愛上她了。

或許是因為那時的愛情觀，並不如現在開放。這份情感對我來說，並不是一種昂揚的競爭心態，反而是種深沉的悲哀，我能做的事情並不多，只能先盡己所能地去守護她。我們有許多共同的課程，在洞洞館裡的許多場所，都有我們笑語的軌跡。有人還記得系館門口的杜鵑花，「服務課雙全勤」的「司馬昭之心」，更是全系皆知。

猶原記得，在那個必修課之日，她沒有出現在我身旁的座位。在下課的空檔，我試著撥電話到她家裡（那還是個擁有一隻手機，便可成為班上炙手可熱人物的純真年代），但是回答我的，只有單調的等待嘟嘟音。我著急了，因為我知道她的家裡情況，我害怕她出意外，我害怕失去她。

無計可施的我，便信步走到系館正門旁側的殘障坡道上，望著校門口她應該會出現的方向。那時系館旁草坪的植被，遠遠不如2009年旺盛，從那裏，我可以清楚地看見進出正門的每一張臉。我故作鎮靜，還設法同時和經過那道欄杆的同學嘻笑打鬧。大家心知肚明，都知道我其實是在等她，因為我的眼神真正想看、時時飄向之處、就是她會出現的方向。終於，一位同學忍俊不住地說了：「Teddy，你不要再站在那邊了，不然我們都要把這個地方叫做望妻崖了！」

即便我曾擁有化成石像的決心，那天，我沒有等到她。事實上，我一直都沒有等到她。

過了11年，我已經變老了，更學會每個愛情故事，不一定會有美好結局。我可以明白地告訴每一個認識我的人，這個故事的結局，也不美好。不過至少在11年前，我知道我曾經擁有過一顆紅通通熾熱的心，我知道那時曾經為了愛，我曾在這洞洞館內外團團打轉，在那個斜坡道上，望著校門口的方向，走過秋天、走過春天。是



這裡，或許就是我心中的望妻崖。

的，那時很多人都知道我們的事情，就像是孽子裡的阿鳳與龍子嗎…？我也曾癡心妄想，希望我跟她能夠像是那則不死鳥的傳說般，留存在那代骨頭的記憶裡。只是世易時移，如今的我，似乎也早已雲淡風輕、鎮日浸淫在充滿工作與挑戰的生活步調裡。只是，在某個略帶寒意的秋日或夜，腦海不經意出現站在系館眺望著校門口的風景時，當年那忐忑宛如少女般的心情，仍然會不聽話地悄悄甦醒…。

洞洞館拆除前夕

韓旭東（人類學系B70105011）



7月12日，系館拆除在即，進入倒數。系上這幾天忙著把東西搬到水源校區，搬家公司的車停在門口。要搬空一個系館是浩大的工程，光想，都覺得很難。



一樓標本陳列室，以前展示許多民族學的標本。將來陳列室與人類系分開了，搬到原總圖現在的校史館同一棟樓。位置會在新人文大樓隔一條路的對面。



系圖書館，在學校的時候，提供了我們一處隨時可以落腳的地方。



地下室以前系學會辦公的地方。那裡有張桌子上放著各年級的聯絡簿，學生一到系館通常都先來翻看，是我們那時代的Facebook吧。